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

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

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六反

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

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

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

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音

相之相去聲，猶乃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

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音鎡

茲易去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主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菹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尤郵音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衛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

約也

扶夫音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

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此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情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

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

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

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推孟子爲善養之。

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不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發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箠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

之意詳見
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
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

長上聲。揠烏
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
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
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
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
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
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
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
助其長。君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闕憂也。揠，拔
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
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
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
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
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

蓋不惟不善養而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因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

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乎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

聖之夫音扶

惡。驚嘆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取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

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姓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適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是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

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求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育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鹿反。

詩。幽風。鴟鵂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茸也。牖

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

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

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夫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迨。迨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未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

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

願為之氓矣

氓音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

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仇讎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

也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湏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

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志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如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

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符。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馬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舍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搏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處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當常在其中也。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

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

由與 猶通

以不信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固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

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為仁由己而 曰人小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現如諱疾而忘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意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

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

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城。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

人者有以裕於己在
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
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澆
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音朝

潮惡惡上去聲下
如字澆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
之貌澆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
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澆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

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

音但。音錫。裸魯果反。程馬能之焉於處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

也由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主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

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吊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

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

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

意

王使人問疾。醫者來。孟仲子對曰：昔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

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

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義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

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相似然。

扶下同

禮曰：父命召，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侯禮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

中上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尊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

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魏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

辭曰。魏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刀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

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

反虞。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曰不待三夫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

也為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

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

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

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

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遲鼃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

蚺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

者不中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扶治。知未。

夫音。

孟子集言卷四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
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
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羨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
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
棺木也。以。已通。
以羨。太羨也。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
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
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

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

說之誤。揚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

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

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詐忍。遂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又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差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馮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

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

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

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

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鄉。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鄉人。亦孰

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

斷焉。龍音龍。

孟子集注卷四
十六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非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 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成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又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

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

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惡澤也。滯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

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

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

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
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
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矣。何
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
見音現

悻悻怒意
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
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達
之之情。而荷蕢
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
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前日
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

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
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卷之五

三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古覲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歎疾不瘳。

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

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

所居反 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

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布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

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

但在此世子自
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也。

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所不為。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

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

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感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

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晉
覓反若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擁也盈
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
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一
者三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
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
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
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
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
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勝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唯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右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喻年之輔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扶音夫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

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

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問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用。以厚野人也。

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徒。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

扶夫音。

扶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

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畜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

舊而為新。不胥胥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

食。

衣去聲。捆音閩。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文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

服也。捆。扣。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也。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耕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

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養殮。熟食也。朝曰養。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

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非屬也此語八反音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上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入之事有小人入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

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

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

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

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

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䟽。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

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䟽通之意。濟。潔二水名也。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

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

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則反長放皆上聲勞來

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

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

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

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川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占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天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羨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作賜古反

馱搏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木號也舒國
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
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

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

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
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
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弼之物皆
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
也價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蕪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蕪。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

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

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

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

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

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適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後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嘷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纍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

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 最楚怪

反泚七禮反 睨音詣為去 聲纍力追反 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蠅姑也。嘷。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纍。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

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

之矣。

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下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

孟子集注卷六
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柳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三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

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

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利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

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 彊上聲 女音 汝為去聲 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

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

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纁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律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縹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毋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

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

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

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

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

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義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匠。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

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

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雀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能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口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右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

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

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

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

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

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有，鍊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不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

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

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菑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復。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

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尊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成。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

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揚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草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

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

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身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螯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鳥下

於陵同螯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螯螯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刻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辟音壁，纊音虛。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

生馘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馘馘者為

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馘馘之肉也。出而哇

之。蓋音啓，辟音避，顛與聲同，感同。子六反，惡平聲，馘魚一反，哇音哇。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鮒鮒。駭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受餽。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

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也。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100
100
100

<p>相中殿</p>							
------------	--	--	--	--	--	--	--

三子

三

